# 乙巳禍蹟 八

續錄 一

3487
1736
v.8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尹
柳灌
柳仁淑
李德應
李煇
李瑠
李岏
郭珣
李霖
閔齊仁
鄭希登
羅湜

李滉
鄭源、
朴光佑
盧守愼
柳希春

# 幽憤錄

## 尹任傳

尹任字任之本坡平人 仁廟之舅也以武人官至[傳曰尹]
贊成中廟朝尹元老構隙大小尹之說爲禍士林
張本[虎曰任]以刑曹判書素有不自安之心令其所爲不無
形迹爲宗社定危疑也當初申彥經之子爲駙馬時
初欲取任之孫而任邀然不應其陰懷兇[悿]悔爲他日
肆毒之計可知迹者益稔禍心潛結牢相又適內簡
情迹昭著當知爲宗社之賊而大定大其罪而宿嫌至
於仁廟實天不能捧身自退逡巡顧望身陷大戮禍
尹

東333370

流士林不善處躬者也亦時運使然也噫尹任包藏禍心謀害宮闈情迹彰著東宮失火後造爲浮言瞞惑人聽至今常懷不安之心曲爲自保之計原情定罪在法同赦第以先后至親遽用全律予心未安只從寬典以示予不忍之意安置絶島南海又爲傳曰任本以兇慝之資久憑城社之勢始結三兇圖戕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熒惑羣聽積成兇釁至于今恒懷不安之心曲保之計締結權臣欲行胸臆謀危宗社情迹發露依律重典賜死鄭順朋上疏更加叛逆之律士禍益重任與林百齡同在一閑

嘗爭娼妓玉梅香者百齡妬媢中任以逆謀乙巳之
禍端在於此又誅任之後孥其妻妾分賜功臣百齡
求玉梅香爲婢終售其計世以此益憤其邪毒領議
政李浚慶陳於 上前極畫乙巳之冤枉出於姦兇
之構陷雖尹任亦無反狀貞良善類無罪被戮者前
後甚衆因涕泣橫流左右亦無不悲感云
左議政權轍進曰領相乃心王室忠誠懇篤至矣盡
矣神道碑銘曰公諱任字任之坡平人生於正德丁
未狀貌峻嚴有器宇壬申武科官至議政府左賛成
判敦寧府事于時
尹

中廟在位 仁廟貳極姦兇尹元衡兄弟以肺腑門 元老
户陰懷禍心離間兩宮大小尹之說頗行公自處坦
蕩殊不掛念乙巳
仁廟諒闇疾大漸未有儲嗣中外洶懼暨昇遐之日
公承末命以兄亡弟及之義首言於朝人心始定事
幾無毫髮疑而彼之宿慝終遂搆成叵測以不自安
三字陷公竄之南海行至忠州有後命是歲八月三
十日年五十九自後益煽大獄何所不至非唯公家
聯及并與往復是非者半朝名人殆剪焉矣幸 明
朝自奉垂簾之政已邁漢昭之辨姦及既春秋鼎盛

則直枉之擧端緒則見於是有丁卯之釋公子孫錄錮
籍至聖上洞察輿情快從廷論改更之難繼述之究
要以當於天理人心於是有庚午之覃究伏罪而復
公二子職名還籍沒家產丁丑之偽勳鐫削而復公
官爵至錄用見在子三人蓋次第施行而無憾矣公
天性至孝傷先夫人早年卯所

刑家有則妾媵雖多絕無嬌妬之色服用儉約痛惡踰僭以帥家人子姪左右琴書如文人
學士之居遇儒冠及析已下之仁恤寒族其來如歸爲官無不舉職判四事及京兆題覆文
牒日手書未郞僚不能贊一辭吏不敢仰視人亦不得干以私大理之獄無冤滯度支之防奸
華弊至今稱道之或有成法云前夫人呂興李氏生三男二女男曰興仁興義興禮女曰李
德應李浩胤後夫人玄風郭氏生三男曰興智興信興忠公以興信原從一等延贈領議政
明宗朝退溪文集曰乙巳八月

尹

夫 杜才 退罪患無辭奈何乎

中廟在位　仁廟貳極姦兇尹元衡兄元老弟以肺腑門
戶陰懷禍心離間兩宮大小尹之說頗行公自處坦
敞殊不掛念乙巳
仁廟諒闇疾大漸未有儲嗣中外洶懼暨昇遐之日
公承末命以兄亡弟及之義首言於朝人心始定事
幾無毫髮疑而彼之宿慝終逞構成叵測以不自安
三字陷公竄之南海行至忠州有後命是歲八月三
十日年五十九自後益熾大獄何所不至非唯公家
聯及并與往復是非者半朝名人殆剪焉矣　明
朝自奉垂簾之政已邁漢昭之辨姦及既春秋鼎盛

則直柱之舉端緒則見於是有丁卯之釋公子孫錄錮
籍至聖上洞察輿情快從廷論改更之難繼述之究
要以當於天理人心於是有庚午之釐究伏罪而復
公二子職名還籍沒家產丁丑之偽勳鐫削而復公
官爵至錄用見在子三人蓋次第施行而無憾矣公
天性至孝傷先夫人早卒卽所居設位慈一如生時
朔望時食必躬薦不以疾故懈祔家有則服用儉約
左右琴書如文人學士之居爲官無不舉職判四曹
人亦毋得干以私銘曰由武發名乃文以吏孰曰貴
與他本少異
戚而都宰位人或忌公權不知避罪患無辭奈何乎
尹

中廟在位 仁廟貳極姦兇尹元衡、兄弟以肺腑門
戶陰懷禍心離間兩宮大小尹之說頗行公自處坦
敞殊不掛念乙巳
仁廟諒闇疾大漸未有儲嗣中外洶懼暨昇遐之日
公承末命以兄亡弟及之義首言於朝人心始定事
幾無毫髮疑而彼之宿憝終逞構成叵測以不自安
三字陷公竄之南海行至忠州有後命是歲八月三
十日年五十九自後益煽大獄何所不至非唯公家
聯及并與往復是非者半朝名人殆剪馬矣幸 明
朝自奉垂簾之政已邁漢昭之辨姦及旣春秋鼎盛

刑家有則妾媵雖多絶無嬌妬之色服用儉約痛惡踰僭以帥家人子姓左右琴書如文人
學士之居遇儒冠必折已下之仁恤寒族其來如歸爲官無不擧職判四曹及京兆題覆必
詳審善示郎僚不能賛一辭吏不敢仰視人亦不得干以私大理之獄無寃滯庶造之所好
華樂三令稱道之或有成法云前夫人呂興李氏生三男二女男曰興仁興義興禮長女
德應李浩風後夫人玄風郭氏生三男曰興智興信興忠以子興信原從一等追贈但議政
明宗朝退溪文集四乙巳八月

彼方其成獄禍豈在家亦旣復爵國與有嘉經紀丘
原尚多子孫公其不昧以思塞究崔岦撰
明宗朝退溪文集曰乙巳八月李蓂鄭順朋許磁林
百齡諸政院啓柳灌柳仁淑尹任等罪
文定王后御忠順堂召六卿以上入議權忠貞公撥
啓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何自而
出也往者睿宗無嗣月山當次貞熹王后越次
而援立成宗年甫十三矣猶終始帖然無事況今
上乃仁宗之嫡弟旣已正位豈有他慮乎且今王
子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有陰邪之心尹任若有

邪心死且無惜臣意竊謂方此初政務得人心當以
大公至正行之中宗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顒
爲叛盧永孫取堂上自是告變者多中宗後乃知
其故盡放連坐入一國咸服而入心定此今日之所
當戒者也是日尹任遠竄柳灌遞相柳仁淑罷于時
獻納白仁傑啓臺諫不能論執文定王后密旨之非文定大怒
下白仁傑于獄鞫治加任竄絶島二柳付處公獨詣
闕啓曰自先朝末天屢降大灾近又大風連日曚昧
臣恐天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幼王即位未
幾遠竄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臺諫誰敢冒死進
尹

言事臣夜不能寐知死敢啓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
惜臣竊以 王大妃於嗣王有母之道若仍此憂傷
不豫則豈不爲大累乎飛言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
以此罪人柳灌本有腹病於朝堂每倚墻壁而坐且
無子息不敢辭退爲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
已有年此等老病書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
行得病而死人必曰國殺之也願上平心察之廣問
羣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鎭天變可弭矣又移書尹
元衡舉吾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以責之會林百齡
許磁皆啓請於尹任罪目中去宗社二字順朋是

激怒乃上疏極言三人罪復於忠順堂引對於是三
入皆以逆謀被誅論功行賞公平居和氣藹然及至
臨利害遇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擔當勇决如賁育當
其拜啓辭也通夜草啓辭起郎趍朝家人子女婿更
攀挽泣諫輙麾去之至闕申公光漢相遇並行聞知
公意愕然而固止之公不聽詣院相李公彥迪招注
書柳景深使書啓辭李公視草本亦驚曰勢已至此
言之徒惹起不測耳奚益上盡抹去其危言處公却
坐抱膝長噫曰删後如此不如不爲之爲愈也公與
鄭順朋分深鄭初告尹時病甚移告數月是日始出
尸

公迎謂曰令公亦何以来乎鄭色沮事定後語人曰
竟類即日當了吾聞權撥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
而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月騷擾且尹思翼
爲人踈謬公屢責之引對思翼啓曰大行大王大漸
時臣語權撥曰宜急迎大君入内撥不荅矣公但啓
曰有大臣在非所能擅斷退詣賓廳許公礎目視尹
曰公欲捉權公何耶當危疑時權公以大義力贊大
計權公赤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乎尹面赤無以
荅　上之而即位請削僞勲上以先王所爲不肯許
之領相李某與同僚謀曰不若先試請其小者幸得

蒙允則其大者從此可望遂啓曰乙未丁未己酉間
被罪之人家財籍沒時或有文記同錄田畓連排而
誤被籍沒者甚多且身雖蒙宥而家財猶未還給者
請令有司查覈還給上卽從之未幾率百官堅約李
得伸究時入謁李相之處事有智有旋乾轉坤之才
焉 一 削勳傳旨傳敎曰小人之搆怨於人而欲陷之
則無不有以置之死則無以快於心不有以逞之加
則無以致其死不有以籍口則無以名其逞其設心
不亦憯乎尹元衡以膏粱之人處肺腑之親與尹任
權勢相傾互生猜嫉及仁廟禮陟 明廟卽祚則元
尹 削勳傳敎

衞揚臂肆毒尹任特一机上內耳李苞順朋百齡等相與附會前有宿憾之蓄而旋萌貪功之心誣陷之術從微至重始以任爲不自安而灌等爲稍存形迹而投竄之敢效脝下之遺智詐爲讀書驚動宮闈遺元衞妖妾於大內簧鼓邪舌浸潤於內及順朋之疏上而任灌仁淑一時誅戮叛逆之大罪不取服而定罪可乎猶恐人心之不服假衞社之名強要君父之尊同歃盟壇之血上天矯誣之怒祖宗污辱之憤壹鬱於冥冥之中而明徹之客告繼起以任至親之瑠以致人惑以公反之屹以致人疑巧爲機穽終見

大獄林百岭謗〔誘〕德應而誣服安世遇教毛麟而爲證
梓宮在殯恣行杖烙咫尺禁庭血肉狼藉至欲出宮
入召罪之先王至親橫罹戕殺仁廟外舅噍類無遺
疾其異己必中傷之端人正士駢首就戮一時士林
一網打盡而明廟以仁廟介弟入承大統凡占
弟及吾今適誼一時臣子有何他意於其間哉元衡
以積年之私憾洩之於任洩之不足則移之於仁
廟移之於恭懿殿其爲兇慘將爲不忍言者明廟
念彼天顯入無間於昆弟之言而愚弄君父籍制朝
廷幻出交構之說誣𢚩罔欺之方
尹削勳傳教

文定在深宮之中　明廟沖年同參在位豈知奸人
之所誣罔哉當加權撥謂任以外舅之親傅位之際
處事甚正云則權撥謀國重臣忠直無隱豈私護一
人發此言乎任武夫一朝失勢誰復與爲逆猶則迷
劣無知人所賤侮久矣以任三寸姪終受其禍有何
疑心任等果有逆狀則忠順堂入侍之際芑順朋等
豈只以不自安稍存形迹爲語且曰謀危宗社實無
顯迹則竟之爲叛逆一出於構揑明矣且芑等以仁
廟爲未逾年之君其無君不道之罪極矣當時究狂
之狀見之者腦目聞之者側耳莫不欲食肉寢皮以

此而欺天天可欺乎以此而誣人人不可誣乎自有天地以來奸宄之毒未有如此之酷也鄭磏以順朋之子泣諫憂傷而元祿以芑之姪面爭而未免迸黜史筆秉直安名世趙璞竟被誅竄當初許磁首謀之人於錄勳之後以天地鬼神不可誣之辭自底竄謫閔齊仁而參勳籍自知不免爲小人之歸悔恨之色形於語言公論不泯(泯)人心難誣據此可知舉國之人莫不拊膺叩心寃感恭恭不敢開口數十年之間是非顛倒刑政紊亂國之不亡幸耳事雖已往其事之是非分明人雖已死其死之冤枉可見先王末年頓

尹削勳傳教

有開悟量移遠謫之臣全釋尹任之妻挈將次第舉
行而弓釼遽捐可勝痛哉先后垂簾曰 先王未卒
之遺意収用其時舊臣大霈鴻恩逮至庚午上自公
卿下至草茅之士交章爭論至於半歲之久乃上告
慈殿削奪鄭順朋等四兇之官爵洗滌柳灌柳仁淑
之逆名丁未己酉兩年被罪人亦皆還給職牒而又
於今年夏 恭懿殿遘癘以四人之冤 下教故詢
及大臣卽命還給兩柳之爵而任瑠則事體重大予
獨遲難 恭懿殿證候彌留數月日至惟幾予同極
而乙巳之事本非所知且先朝同盟大事故不敢下

手矣今事勢至此故本月二十八日予以復爵削勳
之意已告 上殿罪人尹任及瑠職牒還給鄭順朋
等衛社功臣削罷但出於不得已也後世其毋以予
爲口實傳是非可亂於一世而入心未可終誣公論
可杜於一時而天理未嘗泯滅是非之眩亂者必待
後世而行矣自古昔以來元兇極惡憑據城社大張
殺戮之威箝制天下之口忠賢之人陷於大惡竟遭
不測之禍則積威所㥘人皆畏死雖不敢抗言於當
日而至於後世是非得正公論大行爲置往在乙巳
年間國家無祿士林不幸凶慝乘時手弄大網潜挾
尹 伸雪傳旨

私賍釀禍不測揑造無形目為逆黨傾陷名流芟刈
殆盡然而朝著之間公論猶存草野之中清議不絶
姦凶之輩恐露狐鬼之迹欲行網打之計而羣凶
附貪功樂禍相扇告變乙巳謫人任以下職牒還給
籍沒亦為還給

# 柳濯傳

柳濯字濯之本文化人也掌令廷秀之子登丁卯科仁廟朝爲左議政乙巳八月以稍存形迹遁免至於中道付處（似是李芑等啓曰字落）濯當國家危疑之際居大臣之位陰結尹任謀危宗社所聞非輕不可在都下中道付處舒川傳曰柳濯素與尹任更相交密當大行大（王大）漸之時正統自有所歸而濯曰稟定當立及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舊例而濯曰母后不可臨朝柳仁淑連婚尹任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爲有疾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已欲罪關宗社

在法司赦賜死翠戮路次息陽自盡後數日論大逆
他本自此至循官對在順那縣下 入司憲府掌令廷秀
之子以成化甲辰生掌令公在燕山朝以直道被竄
以沒少孤力學事母夫入至孝弘治丙寅國運鼎新
明年丁卯始應舉首登高第歷別中外所至皆有聲
績嘉靖乙巳 仁廟新卽位擢拜右相尋陞左七月
仁廟賓天 明廟幼冲嗣位尹元衡將逞宿憾於尹
任八月二十一日李芑等入對忠順堂請尹任罪謂
公稍存形迹始請遞相未數日付處舒川郡行至溫
陽乃賜死同月二十九日也及鄭順朋疏上論爲大

逆追置極典當禍之禍起也有宰相鬪公之死者以
書抵公曰尹任自先朝有交構之罪公宜先詣闕與
諸大臣共請尹任罪則身或免矣公嘆而却之曰身
爲大臣受 先王顧命士林有變死乃吾所也吾豈
忍爲此乎臨死無他語唯以天日爲證公禀性貞亮
遇事慷慨正色立朝棘棘不阿事涉宮闈亦必盡言
不諱一心奉公入不敢干以私 中廟末年賢人舊
德起廢收召者蔚然滿朝而莫不以公爲重相與砥
礪激揚恢張清議當時羣不逞之徒固已側目矣嘗
以銓長入侍親政 中廟特以李芑爲兵曹判書公
柳灌

郎啓之曰芑以贓吏女婿不通顯列不可授命由是寢蓋公已慮芑之陰險終能凶國而芑之怨亦萌於此矣公在辛丑冬由貳公特除閫西伯朝廷旣留之癸卯冬復申前命三司以內外輕重連章固爭公聞之輒不悅曰老臣隨地效忠自分一死今朝論如此所以促吾死也

孝陵初服特召公入相凡所以進賢去邪興廢舉滯數月之間大更政化者公皆贊而成之逮至群姦將嫁禍一世而以公在相位凶計終無所售故必先構捏而甘心焉公則屹然自立終始一節力爲士林至於死

而不貳吁亦難矣公自任國事付命於天晩年喪夫
人葬不用石灰曰幸而使我終於牖下則朝家自有
帷蓋之恩後事非所慮也不然人子爲親雖在倉卒
常不料力之不逮曷若自吾以爲法哉其分死不顧
生素矣公無子取兄子光纘爲後亦坐死公沒之二
十六年隆慶庚午因舉國公論雪逆命還籍沒萬曆
丁卯盡復官爵太常將謚名忠愍貞愍肅愍議擬未及上
玉堂劉言柳灌之盡心國事柳仁淑之好善慶士尹
任之處事甚正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三人既死無
可推問林百齡知是尹任之婿李德應輕躁怯弱可
柳灌

猥以威逐誘貿萬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
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羣姦括擬著稍涉不道者
定爲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
丙辰兵曹判書權撥書啓曰自昨作大風大雨連夜
曚昧小郎意以爲大臣竄逐國家重事而定罪不明
恐或天意有所憾而然也頃者會議人皆不知其端
若以謀危宗祏罪之則是人臣極罪名之不可不明
物情拂欝天變可懼非但此人等以暗昧受罪於王
政亦大違誤大抵至難合者人心也即位之後號令
分明人心共悅今又起此風波未逾月還竄大臣人

必不測物情還散柳灌素有腹病朝歇暮来来于政院坐必倚屏柳仁淑又得上氣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病死于路則人必曰是國家殺之也伏願自上平心察之

鄭疏

其後鄭順朋上疏曰伏以臣自今年首夏得浮腫病百證交攻淹然五朔僅保殘喘竊聞奸賊構亂謀覆宗社心常憤鬱只緣罹病不能自達以待公論之發伏聞密旨之下不勝驚惶與二三宰相議論憲長使之先啓當時臺諫暗於機急反以密旨為不正各自退散危亡之機迫在朝夕故臣力疾強起隨行同議

柳灌　鄭疏

宰相數陳罪狀分輕重罪之將以鎭人心而扶宗社
也厥後邪意並起人心搖動雖曰脅從不可在都下
故並命竄逐罔[illegible]其餘是宜更無人言而權撥以帷
幄重臣曲爲申救臣不勝寒心大抵人臣雖有將心
王法所不赦況兇謀秘計旣已著見者乎尹任往在
丁酉年間黨附三兇欲害國母設若其計得售則未
有母廢子全之理也

仁宗大王孝友天出兄弟之間少無間隙而任倡爲
不道之言使上下不安及至賓天之後自生疑懼陰
結大臣以圖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辜雖曰先后至

親勢不可容貸柳灌顧命大臣當危疑之際不思協
力輔導曲從尹任之言使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
與首相語曰當立何人欲自取稟中宗大王嫡子
唯殿下一人而仁宗大王遺教亦曰有慶原大君
可付後事灌欲更稟何人欲更取何人也柳仁淑連
姻任家締結已久殿下即位之日因招潜邸師傅問
殿下之賢否設若不賢欲將何為李彥迪入侍經筵
而退見仁淑言殿下英明特異則仁淑默然不荅不
悅之色見於面目平居對人指殿下發口不可道之
言謂上有眼疾畧無忌憚罪惡亦大得保首領亦已
柳灌 鄭琉

足矣嗣服之日一二下官李霖承受此入等指揮欲
生殺之權不欲歸於慈殿公然唱說此亦堯許之一
端也伏願明錄三人之罪曉諭中外以快物情不勝
幸甚自七月以後太白晝見無日無之陰虹抱日霪
霖不止罕見天日此皆陰盛陽微君弱臣強之象自
議事之後天始開霽則人心難誣而天象之不可揜
明矣權撥不顧近年災變之極及以一日之雨為罪
三人之慝臣竊惑焉且白仁傑等不知國事徒以容
旨不正為言罪固有之然此特愚妄之發不必深治
況臺諫以言事見罪恐為聖德之累也自四十年來

紀綱頹毀名分倒置朝廷之間凌上之風滋蔓成習
其流之弊至於臣子而議君父郎舍而侮上官學者
而議師長吏胥而議官員今當去奸之時無一人倡
明大義反以啓達爲誤至於同議宰相亦欲營救獨
免怨謗此臣之所未曉也臣竊恐危亡之禍在於朝
夕而不能救也臣雖在膚痛疾之中聞此兇謀以先朝
舊臣義當馳啓而淹待客音之下則臣之罪亦大矣
請罷臣職以懲人臣坐食君祿顛而不扶之罪宗社
順朋論以謀危宗社竟至孥戮
柳灌　鄭踈

足矣嗣服之日一二下官李霖承受此人等指揮欲生殺之權不欲歸於慈殿公然唱說此亦亮許之一端也伏願明録三人之罪曉諭中外以快物情不勝幸甚自七月以後太白晝見無日無之陰虹抱日霾霖不止罕見天日此皆陰盛陽微君弱臣强之象自議事之後天始開霽則人心難誣而天象之不可掩明矣權擬不顧近年災變之極反以一日之雨爲罪三人之憊臣窃惑焉且白仁傑等不知國事徒以容旨不正爲言罪固有之然此特愚妄之發不必深治况臺諫以言事見罪恐爲聖德之累也自四十年來

請羅

華基

他本無此十字

灌

# 柳仁淑傳

柳仁淑字原明本文化人丁卯進士登庚午科己卯以承旨被斥慶州府尹又被搆受訊丁酉復叙僴任目以都承旨詔獄識而見放為慶州府尹庚辰秋金海入金億齊訟屈怨其府使朴英搆告英與公謀去執政被鞫公赴任後來嘗見朴英憑訊事證以謀告及坐公亦免官寓居鄉村辛巳秋以觀望趨勢盡奪告身丁卯冬復叙歷敭臺閣聯登卿相乙巳明宗即位時以崇禎兼吏曹判書為李芑等所斥竄逐又為鄭順朋上疏搆陷曰仁淑連婚尹任助成陰謀內

柳仁淑

畜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爲不利於已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爲有疾入戒疏予賢明顯有不脱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已欲罪關宗社在法罔赦竄逐茂長奸臣所逐李珞次追賜自盡後數日論以大逆一時之人傳言曰李芑素爲物論所不容欲因緣戚里以爲内外締結之謀常與族孫韓景祿作爲心腹互相往來往輒連夜留宿陰謀密計無所不言及其在家潛遣密簡連屬於景祿之門自以爲得計而人莫之知也芑與抑仁淑俱爲景祿之族而其時皆爲判書一日芑使景祿有内通之事景祿以答簡握其

景祿書
誤傳

奴傳使于判書家其奴誤傳于仁淑見其書得秘詭
之迹言于人遂傳播於士林間莫不痛憤其無狀曰
此怨仁淑入骨乘機構陷橫加誅戮遂托於人曰殺
此賊我心快焉笆之曰嫌怨殺仁淑於此益可見矣
奸臣金明胤要功告變而始乃拿取其子弟百般誘
贊造出可欺之言第三節而乃加叛逆之罪其無
實構虛於此灼然矣時兩柳為叛逆之實者只以李
德應之招又以謗簡之內適為證然德應之見誘之
以功臣引之以害端謂之吐露其實至於謗簡則豈
有謀為莫大之事而虛疎其事遺之於闕內之理乎
柳仁淑

當時之人潛言李芑與元衡同謀而為之者特畏其
禍重不敢宣露耳宗社莫大之勳成於賊露之一口
云知此人等心術本末則可以知柳灌柳仁淑輩之
事實尹任既與諸尹久結深讐當仁宗大漸之際以
無知武夫托肺腑之親謀為自全之計其兇慝之狀
固不可掩矣柳灌柳仁淑或以顧命大臣或以帷幄
重臣名位已極年已衰老有何不滿之心乃與賊任
謀生意外之望自陷不測禍之手當初既無可據之
罪只命分遠延竄逐繼而賜之以死士林可惜耳以
此觀之構告桂林君瑠又陷鳳城君岏獄成論其功

傳教辭意全用栗谷劄子未知其時拱進詞臣以栗翁劄意明快無加終始取用與彙拱幽憤錄之者于因付已意於傳教之下皆爲

以啓 宣宗廟庚午領議政李浚慶率百官伸究十二
月初十日同副承旨安自裕敬奉 教旨其曰是非
雖亂於一世而入心未可終誣公論雖杜於一時而
天理未盡泯滅是非之眩亂者必待後世而定焉公
論之杜絶者必待後時而行焉是非之不卞公論之
不行猶且一日不可況數十年之久乎自乙巳之事
言之可謂於悒故及第柳灌顧命大臣故及第柳仁
淑帷幄名卿以乃心王室守正不撓而尹元衡自中
廟末年以凶狡之人處肺腑之親權勢相傾互相猜
嫌極其憤究元衡曰任謀危國母任曰元衡必傾東

柳仁淑伸雪傳旨

官惡言構生無所不至灌等爲國遠慮不顧一身之
禍抑制鎮定使不得售其奸而其所施爲動遭禍機
李芑爲贓吏女婚不齒清顯之班灌之秉銓衡也以
爲芑當做兵曹判書灌以爲贓污之法載在令甲不
破此法未可授芑此官李芑見黜之後灌又入相既
不平芑又曰駙馬韓景祿潜通内簡來往密簡仁淑
播其言於士林芑怨灌仁淑乘機欲中者非一二日
仁廟賓天 先王幼冲即祚元衡密柄鄭順朋林百
齡李芑輩相與附會擅弄威福前有宿憾之畜後有
邀功之心士林之爲魚肉者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必

恨歎也

然　仁廟友愛天至末命丁寧明廟介弟承統名正
言順如青天白日孰敢有異議於其間哉殯殿方臨
擧國臣民攀號踊躃之際姦凶等乃反揚揚奮袂相
慶始造無形之語密遣元衡妖妾於大內簧鼓邪舌
驚動兩宮至降密旨於私室亦未敢構為叛逆順朋
百齡許磁等分屬臺諫除去灌等兩司長官閔齊仁
金光準隨其指揮其他臺諫不附其議姦黨相顧目
措百齡揭上變之謀起不測之禍乃以謀覆宗社為
言一時士林陷其打網之中忠順堂入侍之時芑曰
任有不自安之心灌仁淑亦為形迹順朋曰任自生
柳仁淑　仲雪傳吉

疑畏蓋存形迹濯仁淑發於公論雖分輕重罪之越
三日甲寅召議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至
依律恐其太重濯與仁淑陰附尹任謀危宗社事
事資從恐不可一律斷之及元衡微服稱生員昏夜
聚議於芑順朋等順朋家臣朴貞元又書錄功之謀
順朋於是始變前說上誣罔之疏其言曰濯於嗣位
之日耳語首相曰當立何人仁淑曰聞殿下英明
默然有不悅之色夫包藏禍心謀危宗社乃臣子極
惡大罪在法罔赦順朋於濯等有何愛惜而斥其罪
前後異辭乎此不過以構造之言驟加大戮則人情

不服難以鎮定故陰以浸潤之術漸置之重典耳順
朋未疏之前任只為不自安之人灌等稍存形迹之
人順朋既疏之後三人乃為交締謀叛之賊矣順朋
曰臣罹病不能自達以待公論之發人臣苟聞逆謀
與疾上變之不暇何待公論忠順堂面對甲寅日召
議此其所謂公論而不盡言何歟二人之罪數三日
間前則輕之後則重之輕之重之任意反覆順朋之
疏果可信乎二人既死無可推問然後乃曰灌仁淑
謀戴岏瑠使二人未死面對則未知二人肯服其罪
乎順朋之疏雖極巧密實無所據雖曰陰圖不軌而
柳仁淑　仲雪傳旨

不作言不軌之状所謂不軌者何事設使仁淑有不
悦之色自古焉有察其辭色便指爲逆黨者乎當立
何人之語順朋曰灌耳語首相而其時首相尹仁鏡
則與百齡會坐時灌入來曰稟宗社大計言既有異
日亦不同姦黨之説自相矛盾設使灌有此問不道
趙如愚稟決之策坐此爲黨逆可乎百齡曰二人危
懼有患失之心其漸無所不至百齡之勲誇炳幾三
入不軌之状宜無所不知何不歴擧其叛状而乃以
患失爲辭乎擁仁淑年老位極負一時重名其肯與
無識武夫爲亂於君臣分定之後乎凡定人罪雖雜

犯死罪必窮推得情結案取招然後乃正典刑況叛
逆之賊乎姦兇於濯仁淑不問其情不取其服速殺
掩口以成其術故中學一會閔齊仁苟從邪說欲以
免禍見順朋等羅織日甚自知不免小人之歸悔恨
之色屢形於言姦兇等乃削其勲加重其罪百於當
二人論罪之初請削去謀危社稷四字許磁於二人
論罪之後自以為無功天地鬼神不可誣為辞姦兇
戕害善類雖極其誣罔亦知其罪矣成世昌於[illegible]仁
廟即位之初奉使朝京復命之前獄事已畢亦坐黨
逆之罪未知謀逆之心已動於[illegible]仁廟即位之初乎
柳仁淑　仲雪傳旨

姦兗羅織之狀據此事可知訥簡之說動搖恭懿而
文定桊為姦兗所誣不能不致疑於恭懿向非文定
之慈愛則事且不測矣恭懿殿任姒之聖豈有適簡
於外間之理哉李彥迪權撥皆一時名賢奸兗等搜
錄勲籍二人本非其心故申救不已竟陷奸阱而不
悔沈連源國舅也奸兗等必連源參勲勲可固連源
錄功還家對妻以泣洪彥弼申光漢亦錄功中人彥
弼終身不出勲府伴倘光漢以得功為愧于天此等
人皆畏凶禍力不敢辭宜其未安於心也當初忠順
堂面對也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

禍彥弼曰任可竄灌仁淑可遁光漢曰危疑之際不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酙酌灌仁淑誠爲謀逆則彼三臣者何申救之至此乎邪兇之所特雀躍者只以李德應之供辭然其所供亦多戾乖德應曰任所通於灌仁淑臣等曰安知灌仁淑以父爲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德應疑灌仁淑與任通謀爲叛者何事耶德應使其弟文應求活於賊黨則知德應輕躁劫弱誣之曰指任等爲逆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勳德應愚詐冀其幸生多發無根之言及臨結案始驚見誑其供不足信也灌仁淑實有可罪之狀順朋等

柳仁淑　仲雪傳古

如有可紀之功則順朋之子礦百齡之孔德齡李芑
之姪元孫安富尊榮同享其福有何不可而乃貳於
一家或泣諫或奏官或見黜不從其意哉雖其骨肉
亦知媢賢賊忠爲可羞况其他士朝野之間清意可絶
仰屋而歎者尚矣成遇言灌不至於黨錮於杖下安
名世輩之於策竟被不測之刑安世順草野之一愚
氓也抗疏直言又見殺身先王冲年幼未及漢昭之年
文定深居嚴於梁冀之奸當時之事豈出於先王先
后之意哉先王好賢愛士出於天性元衡以太常不
加美謚於百齡欲起大獄峻拒不從元衡被罪之後

命釋罪籍之士伸雪冤枉當次第舉行弓劍遽遺可
勝痛哉文定當主少國疑之日念切包桑謀危宗社
之說震驚宮掖則文定之見欺固也然其教曰不欲
傷人是予本意非所願也垂簾之初芑等欲殺權撥
彥迪示以厲色不許其請文定好生之心昭然可見
順朋之徒左蒙右蔽前遮後擁使日月蔽光於晦盲
可勝誅哉一夫一婦死非其罪猶足以傷天地之和
致乖戾之氣況以先國大臣見忤兇邪駢首就戮抱
冤重泉幾數十年天心之不豫二氣之不調夫孰不
由於冤氣之所召爲雪忠良枉死之冤正欲爲先王
柳仁淑　伸雪傳旨

明其不與知之意也著其好善愛士之心也畢其末
年伸釋之義也為文定明其見欺罔也為恭懿洗其
曖昧也自古亂禍之作不一而未有甚於乙巳枉死
之人不一而未有甚於二人雪滌惡名還其籍物丁
丑冬復公官爵錄用子孫閔齊仁曰自上憂懼則人
心豈一蕩安乎仕素有不自安之心令其所為不無
形迹自上處置是為宗社定危疑也須諸議大臣至
于國人皆曰可然後受罪者服而更無異論任之罪
著自先朝口不可道之言見於詐捆推案至于今日
又致上心之憂懼固不可罪仁淑形迹不明而有所

失灌亦不自安如是定罪固所甘受但任之彼罪王
大妣豈得安心自上必須慰安也
尹仁鏡曰上之爲宗社大計誠是然爲國之道多使
人心安定今不可治以大罪任旣有不自安之心不
宜在都下可竄于外仁淑物論皆以爲稍存形迹可
羅灌則未可知物論亦云有形迹可遞
李延慶丙午以事到京城鄭順朋往見叙懷曰君必
時與原明交遊嘗謂伏節死義之士今何以死於至
柳公死節
此公答曰吾則謂此乃死節者不知其不是也順朋
色變而去柳斯文貞在傍悚然問於公曰席前往舞
柳仁淑

棋壽之言而有

重峯先生之所以小人

人皆危之谷何為發此言以賭禍耶公咲曰耳吟昆

順朋

順朋校點綴原明為子孫計也如余則徒得綴友之名無利於己吾無患矣果不害焉

前言往行錄曰宋判書棋壽下官時謂金慕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來謂慕齋不甚欣喜兩公去後台叟問其故慕齋嚬蹙曰原明不學無術未知厥終如何漢之八字甚好己卯時與士類同敗幸矣幸矣兩公當時所謂名流慕齋之論若此可謂洒落

# 李德應傳

李德應字季潤任之婿也登甲辰科爲承政院注書本星州人乙巳禍作以安世遇密告被繫德應使其弟文應求活於奸黨林百齡知德應輕躁劫弱可怵以威遂誣之曰若指任等爲逆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勳德應愚詐冀其幸生遂發無根之言誣伏謀立鳳城之事及臨結案始驚見誣顧諸人涕泣曰信聽奸人之言以至於此天地鬼神必有愧恨之心矣竟論坐逆初羣姦欲成大獄鍛錬百般未得端緒及得德應之誣服然後遂售究詐莫不相喜乙巳名流之魚

文應求活於百齡

李德應

内皆徳應貪生所致自古浮薄之輩禍入国家如此

之酷用入之際可不愼哉　徳(傳音)應受完入卵育之恩忘

国家生成之化在家問訐之時指畫陰謀之居多及

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疾之有無亂逆之謀終是(始)同恭

皆云宗社之賊云云　右徳應罪辭

# 李煇傳

李煇字孟明正郎忠楗之子也本星州人登癸卯科乙巳爲正言及其禍作擇賢之說推鞫闕庭時相公李某（使其侄仲悅先自鼓）曰明引公爲證爲李德應辭連與德應同日死

（供辭）其李見羅黙送（供曰）當初吏曹正郎李某諱仲悅到臣家言曰汝言是矣（頃者大小尹之說紛紜今不可復論臣）以尹元衡爲嘉善元老爲階梯之職何妨然則庶可慰安慈殿之心厥後其言傳播羅提聞之到鄭彥慤以臣言爲非臣欲見提往其家提適出仍見李（羅）淑問曰羅提以義言爲非吾之此言果非乎淑曰兄所言則不知矣但非者非之之言是也如此

李煇

然後兩間與主上（指仁宗）和平矣其後又往郭珣家百言及此論仍問曰吾之此論或有非之者此果非乎　主上若無後嗣後嗣當歸正派元老蒋雖有所失不可治之珣答曰我意則不然後事不可預議當徐觀而爲之後嗣爲有一定之地乎其後又見李德應德應責臣曰汝何言小尹不可治罪而反欲推崇乎臣答曰我論甚非乎須見郭珣曰主上後嗣爲有一定之地乎仍戒曰此言一出必有赤族之禍慎勿出口吾告汝者非他人乃仕之壻故敢言之他日汝必思吾言哉每戒汝汝反非我何哉羅淑言先治元老後得保

兩間此言雖有所見於我心亦有所未知焉吾言亦
非公論更勿復言臣之此意承旨宋世行亦知之矣

煇賦性輕躁憸邪

煇賦性輕躁憸邪行已諂佞趍付勢利不失清濁故
一時名流無不款押識者知其取禍

李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桂林君傳

瑠字字彥琢桂林君自在髫齔長於綺紈而小無狗馬聲色之心只有文入學士之志左右圖書潛心翰墨雖不至於雄文妙筆人皆以文雅稱之加之以胤胄出於巨閥坡原府院君尹汝弼之外孫左贊成尹任三寸姪 仁宗大王四寸兄以此聲譽尤著於諸宗之中尹任章敬王后之兄尹元老文定王后之兄也皆以肺腑之親各據城社之勢陰懷呑噬必欲一傾時人以大小尹目之逮至甲辰冬 中廟晏駕 仁宗大王卽位尹任之勢熖益隆元老之含毒轉劇

以文雅補

李瑠

矣翌年七月仁廟賓天明宗大王即位權奸尹
元衡李芑林百齡之圍徒輩仁廟之賓天相與致
賀據臂突起欲逞宿憾構陷尹任而難成罪名聚首
設穽或曰尹任有不自安之色或曰稍存形迹或擧
桂林君之名參錯於其間其時吏曹正郎鄭滋乃瑠
之後室妻兄也以年少新進之人心智輕淺殆無遠
慮力囑於鷄（桂）林君曰權奸之輩欲加尹任之罪而無
名可據輒擧進賜之名欲爲媒孽之端云進賜何不
自處之急急耶答曰渠雖擧名吾無所犯未知自處
之如何也鄭又曰進賜何不思之甚也雖無自作之

小家挩 止

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莫如見幾早避云云答曰然則許將安出鄭曰昔者李長坤亡命終乃得全長坤無山之朝督令尋捉而尚且得全況一宗親之迴避人孰強尋乎故卧絶遠奴僕之家收其貢膳以供衣食傍入或有物色之者轉徙於他處進賜蔵獲遍滿八方安往而不裕衣食哉云鷄[桂]林君將信將疑故而謀諸小家小家曰鄭正郎以博通今古之人且知時議豈偶然而許勸君出去也哉但以人情言之凡奴僕犯營罪者欲治之際逃走還捉則其罪倍重凡人見偷疑訝之間或有逃去者則必以逃者為偷吾君

李瑠

而無所犯坐受其罪則罪必輕而人不疑也若聽鄭
言則窮恐笞罪倍重而逃者爲偷也伏願吾君熟計
之崔答曰夫人年纔二十正郎計慮透疎以此趣起
矣今聽汝言誠爲近理雖死不去順受其正奸究縱
欲搆捏目以何名乎輕則奪職重則竄逐不有適於
轉徙八方之危苦乎但故家則夫人男妹賭動之心
自留示家
頗不平事定之間當留此家云爾無他心矣翌日夫
人急急伻送入曰正郎来到要有所議之事須即來臨
夫人泣訴
云促駕馳往則夫人拍手呼泣而陳之曰今聞正郎
之言事且急矣而何以偏信妖言專不動念耶妾之

爲道唯在保全渠家不念夫翁之危難若如飛蛾赴

鄭滋又

燭則噬臍奚及正郎又曰權奸以君將作禍根根不

恐誘

在則醞釀無地吾君偏聽兒女之言不惜千金之軀

此果男子之事乎竊爲吾君不取也云怒氣勃勃瑠

桂林逃

罔知攸措迫不得已出去俄而拿命已至空還於是

失

羣兒環坐踖(雀)躍[illegible]喜得以籍口竟成淫禍時議雖瑠

且有禍

瑠之曖昧而實未知亡命曲折之如此也且有禍孽

孽

之所自胎者母夫人尹氏有三子桂林君居其次奉

養偏親極其誠孝母夫人嘉之亦偏愛兄弟之間頗

南嬪

多忌念且母夫人與南嬪情契極重如母如子南嬪

李瑠

乃成廟之後宮也方其孝惠公主之始生也南嬪與尹氏奉巢長養結婚於延城尉公主以母禮待之一日公主病重南嬪與尹氏晝夜侍病終至不起南嬪設策曰公主之已物不爲不多而只有一女時在襁褓無人看守若以許多財物付諸年少延城之手則延城之妾必任意散用不給其女氏寶珮綾段若干器皿移置于吾家待後日女氏之長成傳給則吾儕養育之情畢矣此意如何尹氏領諾財物所藏櫃函之屬移置于南嬪家久之南嬪臨終輸送於尹氏其後尹氏又病重言於侍婢曰公主之財物南嬪輸

出南嬪臨死傳相授受以待女氏之長成矣彼女
氏尚在幼冲吾病不幸又至此極而處置無路吾不

八兒分給三子

處置而死則必皆見偷與其見偷而空失莫若分給
吾息積幽凡八長子坡林君末子全城副正各給二

別給次子

器其餘四器別給次子以表其誠孝云云言訖終其
侍婢即從其命而分送之其後坡林君全城副正已

結婚尹百源

逝公主及長結婚於尹百源百源乃文定王后之兄
子也坡林夫人許氏全城夫人申氏一則憤財物之

許申同譖於文定

不均一則怨母親之愛憎同心潛訴於文定曰公主
已物專歸於桂林家云王后輒生為姪推給之意顯

李瑫

有辭色桂林聞其許而自念之曰爭財婦人常態分給懸殊多寡雖彼諸嫂之讒吾不介念也但此物初則出於南嬪之失計後則誤於亡親之難處聊致今日之厄人必不知此意目之以偷竊今若其分去之處取合還納則二嫂與吾其納則相均而亡親之過失昭著此豈人子之所可忍爲哉吾素多田宅賣其一半則可以源源償納莫若身自當之坐待還推之敎矣果有中使來傳聖母之敎俯伏而對曰母親之事臣實不知矣然上達之人必知其財物之幾許問其幾許書下物目則知其多少當陸續輸納矣雖盡

責田宅不違聖教也聖母不覺伊人欲掩母之過失
（文芝大臣）天威振動曰渠何以憤言對予教予眞箇毒物也渠
必以予爲不知寶物之名目故有此咎也過甚過甚
云以此情外之事輒逢聖母之怒久矣奸兇乘時構
捏　聖母挾憾信聽竟陷不測之禍彼兄弟之妻若
知禍患之酷至於此極豈忍讒訴乎出於爭財大禍
斯慘且鷄林君本品不過副正而以繼於王子桂城
（一品）君之後故襲封正二品　貞顯王后移御于其家而
（有識）還宮時以賞職又陞從一品既有高秩之爵又得有
（娶鄭）識之名身在權門致怒宮禁晩年再娶又逢鄭滋百
李瑠

事叢聚竟爲兇口所藉邦知宿孫反爲之藪歟
瑠之在逃則非他詐也乃尹任搆陷所擠尹任既誅
則瑠之必死雖三尺童子亦可知也知其必死而順
受正命者士君子之所難也豈可以此責之於一無
識宗親乎姦兇既以飛言成罪又以誣服定律瑠之
誅戮亦可悲也
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密啓朝廷爲宗社大計已
定三人之罪但任之所爲之爲兇謀者必有其入謄
播已久而至今未聞處置之事臣未知何故也桂林
君瑠任三寸姪所倚以爲兇謀者瑠必與知既知其

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而朝廷尚未有問必以爲
罪魁已除此不足慮而不論也然事已彰著瑠之恩
所以自脫之計必無所不至而不逞之徒藉此爲不
軌者其勢必然若處之既發之後則必更煩 聖慮
伏願議諸大臣速爲善處鳳城君岏臣之妻切親明胤
娶洪景舟之女卽景舟之外孫岏年尚稚弱必無計慮而無知之人
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稱美者當國家危疑之
時貪功樂禍之輩藉此爲難起亂階者亦未保其必無也
宜先處置臣世受國恩日夜爲國長慮以閔齊仁時
爲大憲常有憂國之心爲在言地故去八月加往見
李瑠

其家以尹元老猖披交搆之罪爲偏一（元老時竄外後以臺諫）啓
啓戊中秊開陳所懷適城門將閉遽還未幾二三大臣以
尹任兇謀啓達而未及臣所慮之事聋下之疑尚未
盡釋晝思夜度不揆職在外官敢此來啓
削勳案 古
丁丑冬削乙巳僞勳教王若曰國家値不幸之運奸
兇肆毒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理公議獲伸於今日
諭予意於中外昭國是如日星在辰巳之兩年勵勵
華之稚陕奸人不逞禍心無厭尹元衡以侫猾之姓
憸鬼蜮之謀旣憑肺腑之親兼據城社之勢挾私憾
於尹任久懷呑噬之志顧所憚者東宮未試賊害之

術嫌成大小之說漸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
諳然而旁伺當仁廟在位之時無間可乘及龍馭賓
天之後惟意自恣明廟以介弟入承統緒俟正文定
以母后權臨宗社是賴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臣子
者孰懷二心敢造言於無疑之地實欲逞其積憤之
兇元惡豺虺群奸蝟起芑與百齡迭為心腹磁及順
朋互成羽翼托密旨以脅外朝屢被臺臣之斥遣妖
妾以撼內聽潛成市虎之幾欲加罪而難其名始唱
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
灌柳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撓或異
李瑠丁丑教旨

已以就戮、瑠亦何罪、任之近屬、亡命祗偷生詎望視死如歸、彼輩非自作實緣指無為有、構成禍穽、文致大獄、誘德應兩免死俾誣其服、教毛鑄而謊言遂以為證、請張貽懿、錢鍊羅織、畏清議之間發、擒衆正而盡戮、至如鳳城君之被禍、亦有金明胤之誣證、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談人罔極慈母之所以致見疑、致維城之斯壞、雖同氣而莫保、尤有痛焉、不忍言者、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藉、囊書偽撰內庭之拷掠慘毒、非惟肆毒於內殿、實是幸禍於孝陵、有擢髮難數之罪、無一毫可紀之功、賣制君父、敢呷歃銅盤之血、

汚辱宗祊至勒鐵卷之名、雖謀計極其巧密而黨類

文苑黼黻

互相矛盾許磁歎鬼神之難誣仍致投荒齊仁悔小

有巢同

人之不免竟被奪勳鄭礦爭其父順朋而曰憂致疾
元祿諫其叔李芑而逢怒坐謫敗露之形難掩兇慝
之鋒未戢餘禍所及累年適酷神人之交憤極矣邦
國之不亡幸耳然、而白日中天雲翳漸釋、寶鑑當空
魑魅莫遁肆先王開悟於末年、痛奸兇欺蔽於初服、
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連坐之孥、雷雨之澤未霈存沒、
弓劍之慟遽纏臣民、予以眇末之資、叨守艱大之業、
仰體皇考之志、親承慈后之教、當丁卯之權署收用

李瑠 丁丑 教旨

讐人、逮庚午之廷爭畧採公議、李芑鄭彥慤鄭順朋
林百齡等奪其官爵柳灌柳仁淑等滌其罪名、惟任
瑠事係重大猶且持難、矧東朝親經於變故、在當日
洞照其情狀、乃於一疾之彌留、命雪四人之冤枉、國
論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至候惟幾慰膿非在於藥
餌事亦其是、天不容偽、伸究討賊、訖終先王之志、開
國永家永絕小人之禍、故茲教示相宜知悉

安世遇告毛獜

進士安世遇詣政院告變曰任與瑠圖爲不軌交通
傳簡之婢毛獜令隱（匿）于臣母避寓家若問此入情狀
可知世遇又供曰臣與任前妻六寸任婢毛獜臣母

家婢壽德之族任被罪後毛獜來臣母家言　仁宗
昇遐後灌通書宦奴連伊大內通書則婢乃出納且
任恐其妾玉梅香陰洩其兇謀常閉一室猜忌輒與
竄謫之日坐于彰義門外圍幕與其子興義壻德應
謀曰玉梅香如不率去吾計必露急遣馬馱去任平
日不得率去教毛獜但入寀中

尹元老先言瑠罪

當任之死削髮亡匿後以金明胤密告令中外急捕
爲兔山縣監李坎男捕告拏戮先是尹元老倡言尹
任托護東宮實欲立瑠聞者皆咲其言之無理任之
死以此爲名而瑠亦竟陷大戮

李瑠

鳳城君傳

公諱岏字子瞻中宗大王之子聰明仁孝頗類仁 第八
宗乙巳秋兩司以累登奸兇之招請置大獄上不聽
又請閉禁其家勿令出入又定守直軍士以斷雜入
往來又不聽李芑於經筵啓曰仁宗病極尹任三
父子入內初欲以鳳城爲君勢不可爲然後傳位
主上云兩司合啓請遠竄皆不聽丙午初兩司合
啓請斷以大義又與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
議政鄭順朋等啓曰自上敎以骨肉不可相殘此誠
區區之仁請念宗社繼以大義不聽慈殿下敎大

李岏

竄蔚珍

竄㤾傳

寺下疊

臣曰㤾自幼卽同已出宮中長養雖曰年長今纔十七八何知前後事豈忍置大罪乎大臣再啓六曹專數啓請斷以大義不從政院六曹合啓亦不聽兩司辭職而退遂命依寧山君例竄在蔚珍以得病于平昌曰爲配所命給米豆紬布傳旨之辭有曰與其母洪氏共知逆類之故獷遂生僭偪之心其所推卜語涉于逆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云毋洪氏同食以上矣丁未九月兩司曰鄭彦慤所啓匿名書事啓請斷法決定其罪云副提學鄭彦慤等啓劄曰人臣爲逆賊所屬望而得全其名者古今未之有也雖不自知

亦不可廢刑况與知之迹昭著無疑云云兩司連啓
亦不聽丁未秋兩司連啓玉堂劄請斷以大義皆不
聽兩司論啓岏及洪嬪事御書答曰鳳城之事不允
之意已盡言之洪嬪非自己之事父王後宮黜送非
但於予意未安　慈殿常時待後宮情意至篤至厚
當今未過中宗小祥相離黜送上殿之意至爲悲痛
予情亦悲尤爲未安故決不可從之三司啓岏累登
達口義不可貸請亟定罪三啓不允戊申六曹兩司
弘文館請岏罪上答曰　慈殿以中宗大王未過小
祥仁宗時未發引故爲之傷慟予亦年少而鳳城亦
李岏

年少也兄弟間安忍罪之決不可從之許磁羅世續
等論啓答曰鳳城自在襁褓予保之養之視同己出
何忍罪之昔萬章問於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
立爲天子則放之有庳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
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以此觀之雖其所自爲之事古之人猶且處之如此
況兄弟之間明知其不與而猶復罪之何忍耶至冬
十一月金明胤力貧竟殺之遂命復官葬以禮兩司
爭之再三不聽傳啓副提學鄭彥慤劄論還收成命
竄鳳城時傳旨
庚午三公啓請伸雪岏江原道蔚珍竄外頃者免遣

之徒當仁宗病革之時欲以鳳城君岏曰命入侍俾承大統其後敢爲擇賢之說以圖不軌其所以籍口之事至爲凶慘及今逆類餘孽猶不懲艮自懷不靖之意遂使人心携貳國勢孤危皆由於岏保全之致

洪氏

國家機關莫大於此其母嬪洪氏共知兇類之攸嚮遂生僭偪之心其所推卜語涉于逆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岏依寧山君恮例竄外後論復其職還其籍物

李岏

# 郭珣傳

郭珣字伯瑜本永川人登戊子科初授成均博士揄校户曹佐郎丙申真寶縣監典籍刑禮曹正郎持平舒川郡守司藝司成掌令乙巳司諫相禮削奪官爵乙巳九月十五日在理而終靈柩之南也宋圭庵遣子應慶致奠禭又爲之衰具以送李公潤慶浚慶鄭公源李公若海沈公逢源李公弘幹鄭公溥助以衣服米布紙席其贈賻不以名者亦多次于忠原灘叟公爲文以祭而哭之賻資以粮饌人馬及葬成聽松作主寄馬重吉公（李潤慶字）牧星山朝夕祭粒月致不絕李公弘幹

諸公奠賻

贈不名者多

郭珣

及拜太常正遭乙巳之變弘文館校理鄭珣被死公
言於儕中曰朝廷以其罪罪之本寺以先王致賻未
或不可諸僚噤不能應惟朴判書大立以參奉在坐
末懿其言贊成吊賻之禮本寺直長言曰禍及一身
防微杜漸曰首尾相應其他皆不知矣公不爲時勢
所屈撓皆類此後仁廟嬪殿都監陞堂上未幾赴京
田還道卒士林蒼皇極難之至士君子直節焉聞慶
縣監趙應世曰何心爲此公咲之止安保駒命諸子名
字入錦衣衛但曰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古今通義容
有一寸非意遂開口不言曹南塡謂諸生曰鄭某不

愛官爵好賢樂善使遇可為之時必能為做事其不
素餐明矣灘叟公謂權相公曰郭伯瑜其直如矢其
亦可謂知言也嗚呼以強項直躬之資有聞義見善
之識宜其不容於叔世而至殺其身而後已焉則天
之不可諶也甚矣雖然天未嘗不定明廟末年大悟
今上首發大霈而鴻恩是也（其實天也非人）銘曰疇握公剛鐵石腸
也欲汚公清氷雪精也入各行其偏學以全之也曰
循為好何古之道也運屬龍蛇賢人嗟也堯舜穆穆
罪咸服也芳（流）百代臭萬載也辭以觧之為麁馬之戒
（佚辭）也當臨鄭郭公供曰父死子繼兄亡弟立古今通道
郭珣

主上以嫡繼統愚夫愚婦孰不知之前年十月間鄭
順朋爲大司憲有東宮若終無嗣大君當立之言臣
以爲至切之論豈復互生邪意乃發擇賢之議尹
倖年老秩高武班之人本不相識與義亦不一見德
應則臣爲臺諫德應爲注書只見面而已李煇則與
臣年少不同職任亦異雖或見面交分至淺何敢發
此邪說乎自舒川入爲臺諫侍從及其禍作拿鞫死
於獄中

# 李霖傳

李霖字仲望本咸安入登甲申科乙巳兵曹叅議當國家危疑之時以言母后不可臨朝奸臣言於衆中霖素與灌比隣締結允爲完謀無不叅聽及嗣服之

慈殿不可攝政

初以慈殿爲不可攝政其心之兇逆人所共憤公然發說殊無人臣之義丞爲安置許磁曰前日會賓

許磁告

廳臣出休廳下李霖曰不知政權何歸於殿臣曰豈有他事大王大妃在何問爲李霖曰政權不可敀於女主臣曰汝不思之甚也其將何敀霖曰何言之輕也臣曰汝雖輕我我不知乃所言霖曰大臣之意亦且不然

李霖

臣以此言欲顯劾而恐人心驚疑只適政會杖義州

南冥書心經後

丙午秋賜死南溟書心經後曰吾友李君仲望仁傑

人也其爲内也氷壺其爲外也玉色口未嘗有訛四

疾遠之言心未嘗有忤逆陰害之萌貪於古而悅乎

朋望之者志消忿釋知其爲忠信人也非能一之致

察流自涵養中然乎蓋其天性然也所稟於天者已

得七八分加之學而鸞之白鳥之黔日不能黑而不

能浴雖欲自污爲庸人寧可得乎嘗以名天下無賢

才不以餘爲無似而賢之其在玉堂以心經一篇寄

之與人爲善之意庸可量哉人無是心雖言滿天下

不過爲猩猩生而死矣倀倀然遭大喪而不知哀寧不爲一世痛哭流涕也哉非但遭大喪不知哀反持服喪者爲異物又從而戮辱之是書也正似白晝市中平天冠也非但無人買之人或加諸頭上則以僭誅矣用是人惡此書覩之爲殺身之具不啻平天冠也萬古如長夜人倫爲禽獸只應黙黙送了一世而已惜乎仲璧無嗣篤行拳拳之像無以記之於貞(羮)墻問余亦喪兒麗澤相益之義無以遺之於黄巻中是書也不過爲他日惡少窓壁之具可嘆也

李霖

閔齊仁詩

# 閔齊仁傳

閔齊仁字希仲驪州人登庚午科乙巳大司憲錄功籍忠順堂啓旨之初奔走宰相家有同傳令軍卒彼彈於白仁傑含默隨波至錄功官至贊成庚戌執政尹仁鏡等啓以仁柔之言愛惜罪人又以安名世所書爲史記不可改竟至削勳既被當時誤應追後世譏齊仁晩年自悔乙巳時所爲之事作之云公悔不入不免公然唱說竟被奪勳

閔齊仁

# 鄭希登傳

鄭希登字元龍東萊人登甲午科爲人高伉峻潔乙巳爲掌令中學一會金光準閔齊仁持密旨將論三大臣公與白仁傑力爭不從

行狀

公諱希登字元龍姓鄭氏東萊人也其先臯祖文道之後赫世冠冕代有聞人文章勳烈前史有炳高祖諱節禮曹參議曾祖諱潔文科通政牧使祖諱有義薦授縣監將帥才有智之兄也考諱球少年登科第揚歷清顯深創已卯之禍托病杜門座席不起十有八年雖以一家之人亦不知其佯病始得新婦之日起行自如人莫不

鄭林托病十八年家人不知

鄭希登

服其執量之堅確焉自號乖隱乖隱娶司紙金仲文
女生公于丙寅生有異質為兒嬉戲非方正不為稍
長志學慕古人直折之士書其言行揭諸左右觀省
取法向方精深踐履篤實文章日高識見精博常以
小學大學為律身施措之方每日晨起必正襟端坐
讀過一遍倉卒不輟日以為度深有自得之樂恐人
有知不事表襮專務韜晦唯辯奸嫉惡必無假貸以
此為喻人之忌或以不善之事有莫使鄭公知之言
乖隱公聞此言深加戒責曰明好惡謹取舍乃學者
當先之務辯奸嚴嫉惡甚殊非韜養之道望汝韜晦

安老求配不許

具許陳復昌

公折復昌

陳啣公

不欲聞嚴憚於人也公承教因來專務韜光唯恐不及然賦性剛明所慕直折論議堂堂器宇凛凛戊子司馬甲午登第初授承文權知薦入翰院陞遷六品即拜正言公喪室求配金安老有女求婿公曰寧爲不娶不可爲權家婿終絶不答金甚啣之以此遞正言户禮兵刑郎咸鏡都事安老敗竄之後始得清選三司窠缺必先擬公一時清望爲縉紳最公自少知陳復昌之奸時具壽聃主一世清論大許復昌材藝之義極力薦拔公大言折之曰他日誤國之奸不可使與時論陳之啣公有源於此而具亦非公之太不

鄭希登

饒嘗於玉堂一會發議曰近日臺侍專不擇人漸不
可長同席之僚先爲臺諫者必須論啓請推吏曹以
塞冗雜之路可也不久副提學具壽聃爲大諫校理朴
光佑爲獻納修撰金磻爲持平閱月適時未有論劾
之事公方疑訝旋援持平謝恩避嫌曰大司諫具壽
聃獻納朴光佑持平金磻曾在玉堂與臣論吏曹不
擇臺諫之失專指陳復昌也及爲本職含默不言殊
無臺諫之風臣不可與相容引嫌以出 中朝震怒
命招大臣臺諫之相攻擊殊非美事我欲罷鄭以塞
攻擊之路可乎大臣回啓曰具壽聃等大失言官之體

焚陳復昌座席

劾李芑二相

順朋怫然

鄭某鶻擊不可為罪其時處置兩司皆違公獨出仕
公嘗撤去陳復昌座席即令焚之曰士君子不可坐
奸人之座席聞者莫不歎服中外肅然陳之御嫉日益
甚矣公無少避李芑為二相公主論劾遞論啓之夕
往見鄭順朋於家林百齡先詣其家方謀乙巳禍胎
聞臺隷呵唱聲失色罔措順朋使之入幕接對公外
室順朋問曰自何所來公曰自啓辭來順朋如若不
知者然有何啓辭公以論劾李贊成為答則順朋作
色曰何臺主論有此妄舉公曰我實主張順朋怫然
不悅曰李不得為贊成何人得為詞氣不平百齡入
鄭希登

幕細聽公言卽馳往李家具告其由李縱情姨入皆
危公公未嘗少動公爲弼善忠義懇切啓沃弘多
仁同宗 之
東宮深嘉器之聞事毋至孝以小學大學爲平生律
身之方大爲褒奬特賜 御筆題目或問大學一件日
賜退膳於家使之養親公遭遇聖嗣感戴彌深時大
尹小尹聲勢爭高大爲朝家之憂展轉成隙將至不
救公倡言於朝曰近者朝著之不靖初曰成子澤交
必先劾
構兩尹刱成讎隙實非私鬪有關家國必先劾交乱
成子澤
之罪然後兩尹所爭分公私糾劾可也一時有識之
入皆以公言爲直正兩尹之輩深有忌憚私相禁戒

曰若使鄭論得行則吾儕將不保朝夕明矣爲時嚴
憚有如此焉時 東宮無嗣大爲臣民之憂而尹元
老友覆媒孽外以易樹之說傳播道路內以不利大
君之言熒惑慈殿慈殿積疑聞及 上殿則 上殿
若公主無憂
亦不知讒言之孔慝撫大君於膝上曰汝若公主有
何難保之憂汝爲大君不幸甚矣至或流涕如此讒
說積成猜疑中外遑遑罔知所爲公大言鎮之曰東
宮聖嗣臣民之所屬望非但 上殿之眷意加重至
議封世弟
於慈殿亦大倚重積有年紀易樹之說從何所出讒
使無嗣大君無恙長成可請封世弟入侍 東宮薰
鄭希登

陶漸染弱成若天性則　宗社臣民之福未有大於
此擧措也一時咸服公識見之明而持論之正也未
及請擧中廟實天　仁廟嗣服　山陵之役詔使之
來事多忽遽　世子入侍之擧未遑請行　仁廟日
三問安於慈殿一朝　慈殿以寡妾弱子難保之說
多下未安之教　仁廟承教不勝未安朝詹盛陽伏
地移時慰安　慈殿誠意感動然後　慈殿稍和畧
降詞色　仁廟承未安之教多用心慮漸成不豫朝
家惶懼罔知所處公以請封世子之擧上以渙釋
慈殿之疑下以鎮定讒說之撓宜急急請行朝議靡

然從公未及啓請 仁廟禮陟 明廟入承小尹得
志士禍將朝夕可憂而公獨屹然言論風生正直不
變人或危之公落馬重傷呈告在家尹元衡服公大
(元衡貽書)
器欲與同事以刪(疑削)方取圓抑強從柔之意裁書祕封
使崔彥浩袖傳彥浩累叩要見道彥平通書之意公
(直死)
終絕不見曰彥平通書不過同事寧為直死不可曲
生大言絕之彥平大憾無意相救公累告不遞謝息
出仕之日乃中學一會大司憲閔齊仁袖出 內旨
將劾去三大臣左右失色莫敢發言公正色大言曰
大臣去取(就)朝家大事豈可以 內旨為也抗直立異
鄭希登

則司諫朴光祐亦從公以出大憲詣闕啓公立異
慈殿峻怒命牌招諸宰忠順堂會議以定士獄公中學
罷出之夕往見其五寸叔鄭源於家其時權奸各使
子弟變着常服覘視臺諫之去處鄭順朋之子礩覘
公之去就望見公向昭格路即以諸柳灌通完席議
奔告厥父群奸交搆益懈不饒公凝然不動自守確
如未幾罷職士禍大熾李芑陳復昌尹元衡輩深挾
宿憾搆公陷害無所不至先鞫李德應曰汝於某月
日昭格洞下來時中路見臺諫爲誰德應以掌令鄭
某向入昭格洞呵喝避路爲對即以賊口援出捧傳

旨拿鞫公從容就訊不脫裹服捶楚狼籍鞫問嚴酷

杖大如股

朴光祐同公拷訊顧謂公曰訊杖視股加大難堪發

聲哀慟公正色徐言曰生死有定訊杖大小何必較

梓宮咫尺

視　梓宮咫尺哀楚之聲不可內聞詞語感激在庭

徒隸莫不垂泣元情入啓刑推啓下每次啓請乃庭

鞫例也訊公加毒連二次拷訊始乃入啓其所搆毒

有如是矣受刑之際須人起動向　梓宮必伏地終

梓宮何敉

始不變人皆歎服李芑又以此憤怒張目嫉叱之視曰不

脫裹服向　梓宮伏地有何減杖之敉而徒勞苦若

此掌苑奴戍番同公被鞫服公高義曰與鄭某同庭

鄭希登

被鞫雖死爲崇李德應誣伏之後乞成眷生梨不許
大言叱之曰平生讀書所學何事誣招出口非但闔
門屠戮至使士流一網打盡皆汝招之誣也數梨感
帖使隷卒獻于公曰臨死不變景仰欽服有此梨枚
之獻雖以下賤之微心服起敬亦如此矣公受刑三
次流配龍川發行之日老親追及街上曰汝自少有
正直之行正直獲罪初心何愧今當永訣予實無言
母子痛泣呼天有識道路聞者莫不流涕公卽夕乃
卒乙巳九月十三日壬辰也公器局宏達風流浩蕩
砥柱橫流隻手扶顚外示軒豁內實剛明論大事决

具臨刑　歎　直　忠

大疑磊磊落落剖釋如神儼然有不可奪之節故上
眷極隆時望推重遭世不幸齎志殞沒歎極云亡坐
見殄瘁豈非天乎丁未曎書之變追罪籍沒三奸陰
中之人莫不痛惋具壽聃被罪臨死追悔有言曰不
知復昌之誤國至此將何面目見龍元於地下乎嗚
呼群小乘時潛肆射影之毒一時名流網打不遺孰
非無（誣）枉孰無冤痛公之枉死冤痛中尤極冤痛者也
公之先見無非憂國之忠徃時之直求古忠良鮮有
其比陳復昌之奸邪誤國先知排擊者公之直也尹
元老之陰慝媒孽深憂必非者公之忠也戍子澤之
鄭希登

正　義　智　誠

交乱朝著直折論斥者公之正也尹元衡之擅弄威福終絶不阿者公之義也倡先發議請封世弟稱養東宮爲他日社稷之計者乃憂國先見之智也梓宮咫尺哀楚之聲不忍聞者公之誠也以公之忠誠氣節之可慕可仰者在人耳目表表可稱固不敢一二而忠盡不易之道見嫉於群小枉死誣罔尤有憾於諸輩故予以耳目之所聞見欽服景仰者記贈其孤孤亦受業于韓惆菴士洞之門篤志勵行能紹厥武人孰不以爲天之報善人必有其後者也士洞韓徹明字也

# 羅湜傳

羅湜字正源豪俠好議以爲參奉羅州人也乙巳之禍辭連李煇杖流興陽安置傳曰丙午十月二十五日當初除逆賊之時自上以示寬仁大度欲使人心自責今聞兇逆之徒頃與尹任柳灌柳仁淑交通締結陰圖不軌唱爲擇賢之說其凶謀情迹昭著無疑亂賊之罪王法所不赦人臣所不共戴天當不分首從以正王法而乃用寬典刑厥元魁罔治脅從使反側之徒乞保性命人心積鬱久而愈激追正王法以快人心在所不已湜之兇悖之人常懷不軌之心

帝負東宮避慶州

當中宗朝搆成易樹之說乃曰帝負東宮避居慶州是既爲二聖之逆臣而及上卽位之初與逆臣燀等共唱擇賢之說出言逆論又發逆瑠之招日興陽(初陽川)後曰臺諫所啓移配江界罪關乱逆賜死公有詩日暮滄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此詩乃崔篠亭喻其三寸世節詩而誤書於此也

# 李滉傳

李滉字景浩真寶人性恬退不求榮利達性理之學爲世儒宗登甲午科爲弘文館典翰乙巳禍作十月李芑請削職時權奸用事士禍大起誅竄相繼人皆重足以立右相李芑尤凶險知士論不與欲盡去異己以拑制衆口詣闕獨啓近日定罪各適其當但朝士坐罷者有所未盡李天啓李滉權勿李湛丁熿請並罷於是先生與丁公熿等數人同日削職朝野駭憤

李芑獨啓五人削職

十二日仁廟梓宮發引山陵先生不得入班次獨往郊外望哭行禮命還職牒芑姪校理李元祿素

李滉

李乙謀 [illegible] 此芑還 [illegible]

重先生諫芑林百岭芑之黨也亦言於芑曰李某謹愼自守人所共知今若罪此人人必以為前日被罪者皆誣枉由是芑又詣闕論前啓不審請還給牒故有是命終至貧成贈領議政贈謚文純公號退溪有集行于世

周之門入於李也

先生門人問答曰周世鵬創白雲洞書院後人欲配享于院廟先生曰海州文憲亦欲如此物議甚騰竟未之果僕是非之定為之亦未晚也且彼既立廟而以己配享則於其心安乎周盖儒亦於李芑之門其處身有大狼狽處先生此言實有微意

鄭圃隱吉冶隱出處有不可言處偶昌既為辛氏則
二公緣何終始委質而不去也是甚可疑
先生曰吾東方不無道學之士而文獻無徵其所造
淺深無從考見禹祭酒鄭圃隱則遠矣至如寒暄一
蠹諸儒近在傳聞之世而亦不可尋甚可嘆也以可
晦叅
徵者而言之則近代晦齋之學甚正觀其所著文字
皆自胷中流出理明義正渾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
如是乎
先生曰金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
觀其文集可知
李滉

嘗閱秋江冷話嘆曰東方文獻無徵昔人言行事業泯沒無傳如此文字亦甚不易先生曰嘗於 中廟謁聖望見趙光祖步趍翼如儀表可象一見可知其爲人也又曰趙元紀趙光臨皆善人也先祖家學淵源亦非偶然 中廟去文廟追崇之號改題先聖先師朝廷亦有欲遵是制者先生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然遵以是號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無異議而一朝削去實所未安今此舉措何可輕議

寒暄先生之學旣無著述又無文献之可徵其造詣

淺深未可知也今川谷書院中尊祀程朱而以寒暄配享恐享字之義未可輕也文宣廟中只以顔曽思孟配享而其餘雖在十哲之科者皆稱殿内從祀程朱大賢猶列於兩廡而稱從祀以此觀之配與從字有間矣寒暄之學雖無愧於入廟只稱從祀而不稱配享其可乎此意通乎院中可也

錦湖詩

錦湖先生贈退溪詩我愛退溪翁其人美如玉平生志慕古無由挽軒轡甑塵三十年讀書志彌篤憶昨傳連日早承一顧辱師之不敢友願言蹋高躅入室久愈馥相隨日不足憐我且狂踈容我無覊束貽我以

李滉錦湖詩

玉佩摟我以心曲聚散傷中年相看髮曲局清痾若
纏緜趁蹌曰随俗平地踏成危厚味覺腊毒故田十
年志常恐犬吠蜀尚生婚嫁畢世事益無憖君恩迫
僶勉驛騎還躋踞鄉閭春意動景物紛盈矚卷卻耕
釣心臨岐幾方寸陶屬有吟哦錦囊収采録長偏雜
細語璆玉鏗相觸有如長春苑倫紅間驪綠又如崑
山崗璀璨散朝旭又如昆陽戰犀象乱旗纛或如安
期生絶世澹無欲或如巴陵子華堂披錦縟或如馳
九折王良御駿騄或如埋寶劒奇光發古獄清如堅
氷出怨如琴柱促瘦如絶粒食和如飲醇醁遠如帆

駕海幽如蘭出谷哀如哭月鵂高如冲漢鵠後如鶻
脫韝淨如鳴沉淥或如唳粉董又如吞蔌粟其至造
大雅旦疲勤吾告亦復叅訓命伊說同啓沃書劉願
爲吏陰河願爲屬國郊邑願爲臣元伯願爲僕汝陰
休百戰竟倰休劉燭昌黎老書生徒能感鸜鵒汾汾
披潘子擲筆愁碌碌白日共知明而我愛尤酷披來
白玉案清風洗炎溽醒愁與見心爽身垢如與浴浚
畫願執鞭永言承勉勗世故月牵聯相逢難陸續還
恐賤中羊何由去我措
退溪先生自銘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晩何
李湜 錦湖詩

叩爵學求猶邀爵鮮愈嬰進行之恰退蔵之貞深慭
國恩亶畏聖言有山嶷嶷有水源源婆婆初服脫畧
象訓我懷伊阻我佩誰玩我思故人實獲我心寧知
來世不獲今考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乘化故盡復何
求芝副提學奇大升墓識曰先生諱滉字景浩居于
禮安系出真寶人自少好學不喜為官行年七十考
槃之寬嗚呼先生官雖高而不以自取學雖力而不
以自有俛焉孜孜庶幾無咎視缺
蘇齋祭退溪文嗚呼先生而至斯耶至大之道至正
之學至精之辭至高之行既不復得而見之已而已

而慟矣成就君德之器誘掖人材之才黜伯行王之
術難進易退之節終不復得而聞諸已而已慟矣如
守愼者蚤免業尹之問晚薦了翁之知聯彼西掖資
麗澤之多時偕假東湖之受尋顧其業夜自論道講
睢之外惟夏國愛士之誠一敗塗地萬事聽天賞予
不挫勉予不止白首斂來復瞻德器方且倚以稽疑
庶可從而補過何此計之不諧遽此訃之相及而已
而慟矣矣一慟二慟三慟而止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有老在堂永失一臨此懷惵惵又復一慟遙奠綿淸
尚免歆恩
李滉

宣宗配享功臣贈領議政文純公賜祭修撰閔有慶

製

王若曰丧畢三年方修升祔之禮澤流百世宜擧從

祀之儀兹遣奉版之官用致引靈之奠惟卿精忠實

賤妙諧窮探継往開來可見平生之用力難進易退

無愧古人之處身蔚爲一代之儒宗遂作四方之師

表早膺中廟之眷逮受孝陵之知况在先朝益荷異

數入侍經幄責既重於賓師擢爲貳公誠固出於夢

卜初服登對國是定而君德隆一盤經啟吾道明而

士習正論道統則允矣海東朱子論事功則賢於國

朝諸彼四十棄章布疏章每請配於文廟五百歲明
良際會先從祀於宗祊待賢何間於存亡揭虔將見
於朕饗庶幾依神於周粟俾得侑坐於魯宮嗚呼乾
坤典刑河嶽精爽在後人高山仰止恨不同時配先
王宗廟饗之其克永世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配享　宣宗大王廟庭書校理李埈製
王若曰道不惑於百世睠言命世之才褒既畢於三
季肇稱從享之典發猶不朽德英有加贈領議政某
聖代真佼天民先竟阿圖洛書之奧妙契玄機周誠
程敬之傳獨尋墜緒士林仰如北斗國人信若元龜
李浣

天未喪文是以篤生賢哲人能弘道自任扶植民彝
言動必以其時夷險不易所守當二廟側席之日彩
鳳暫儀屬三奸顯柄之辰白駒未縶偉異人之間出
驚談說之中傷追夫先朝之有為始見耆德之被召
六事獻策皆伊訓說命之言十圖有昇驗內聖外王
之學盛眷方注於霖雨啟興遷動於滄洲平生經濟
心難進易退吾人究竟法窮理修身家畜退溪之書
世蒙喬嶽之澤永惟功德之盛實合廟庭之升於戲
大攸逝而道失其傳正學孤而人自為說念卿雖沒
世之久增予不同時之歎英靈有知尚陟降乎左右

元氣所在豈存亡乎死生能使遺風而益振於後來
勿謂大業之未究於當日可從祀 宣宗大王廟庭
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文純公家廟致祭 文廟配享

致祭文

王若曰嗚呼我東雖僻小文不墜地道有所託粤自
殷父師之後綿綿延延羅時之藝文麗季之儒風彬
彬可觀而至於嫡統之傳則文忠以後繼之者無幾
惟卿德器純粹襟量冲深自其髫齔之年已有任道
之志況潛紫陽之書平生得力實在於此從事誠明
絶其外慕根基既立操履益篤洞朗微妙發越光輝

李滉

遠究洙泗之緒近接洛閩之派而蔚然為世之真儒
士林始有依皈而朝野倚之為喬岳矣昔在先后之
初年應召命而來京講筵三接懇懇誠正之説挽回
一世庶幾清明之理十圖之規開發前聖之妙奧六
條之疏昭揭經邦之至要真斯文之宗匠家國之蓍
龜肆予小子纘承大業實有無疆之恤思卿之道德
而風采已邈然矣慨其不得與同時徒切謦欬之想
嗚呼卿既可不作矣念先后之條會已配卿於太廟
之享矣日者臺臣献規章布陳疏復有尊崇表章之
請可見人心秉彝好德所同而遺風餘烈感人心目

愈久愈甚非卿之深造精詣卓然爲東方百世之師者其能如此乎昔宋理宗慕性理之學興懷異代之賢若周若程若張悉尊尚之并升祀於文廟之庭於是士論故一道統益闡南渡後甚盛舉也卿之所得之蘊實本於周程朱張而予尊尚之舉恐後於理宗予實媿焉茲者吉蠲爲禮從祀卿於泮廟并與金鄭趙李四賢而同升之新斯世之耳目表吾道之正脉者其孰大於此乃遣禮官致祭於卿之家廟并諭厥由卿其欽哉於戲有其德者有其享家國之報典當然明斯道而倡來學萬代之瞻仰彌新故茲教示想

李滉

亘知悉
明宗挽詞曰國運昔重否明王繼伐避唐占迎代邸
未命忖周家赫赫承基重乾乾訪落多亶聰天所縱
克己日云加機務｜逾明習綱條亦總摩毋臨休護
攝權尊去巢窠王業思難大躬行戒侈夸遊田屏般
樂聲色絕妖哇切切興文教拳拳致理和士風先己
責民隱剔身疴峻德如山鎮汪息若海波頃年更至
化陰翳滌前瑕白日明瑤軌青雲動草窩滿朝賢濟
濟濟號績崴崴謬簡如臣賤虛蒙奬命嘉負秉辞許
忝官使冀趍衙何意天休祐虧成是映嗟雲埋梧野

勝龍去鼎湖除不豫神謀定能去大策踐嗣君登大
王前烈接光華百志追先澤寔同効節綺孤臣獨無
似宿疾遠增犁力竭無餘寸神漸次欲盡靡命官官
失守言孫孫仍奢古義當遥去今情有峻訶義情難
并處今古奈殊何漠漠缺山遠茫茫禹穴遠更無他
保地永負此生涯都把縻身願裁成相彿欲霧昏西
望眼老淚只傾河

丁卯八月十一日政院啓曰李滉無爵之時卒

喪前下鄉

大行大王挽章製送矣故入內

李滉

傳曰此人特異之人製送抗章用之宜當

# 鄭源傳

鄭源字仲遠東萊人也登己卯科翰林被斥為外官武罷或叙己卯冬各遂入内翰庚辰春金冲庵詔獄上命事推案詳錄於史草駁罷癸未復為翰林言官弾銓曹不擇授史官遂越暑為散官至外官丁酉始顯清要乙巳以承旨被罪之辭曰與柳灌等同在一里朝夕相從陰謀秘計無不共議方仁宗大漸之時以承旨在政院公然唱説於同僚主上病革人心為望當在于誰陰試他人之意罪關乱逆兇憯之状人所共憤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而只竄于外

被罪辭

鄭源

其爲先刑莫甚於此

又曰乙巳禍作初以承旨錄功籍曰李芑所啓削功奪職後以與聞逆謀流昌城丁未鄭彦慤所構令賜死籍物令上庚午三公啓請職牒還給家產并還給

# 朴光祐傳

己卯上劄

朴光祐字國耳密陽人也己卯生負禍作日入闕被傷裂衣幅裹頭坐於議政府外廊都中坊里約徒之欲上劄伸究冤其文者簇立於李參判瀠金參判魯皆年少善書使兩公把筆臨紙公左酬右言文詞湧出金李猶未及書一時所製十餘道詞意懇切後公自火

被禍

明經學能文章登乙酉甲科 仁廟朝自江陵府使入爲司諫乙巳禍作以司諫中學一會不從其意罷後直向柳灌李若海郭珣同坐談話常常往見出謀

朴光祐

秘計闕庭推鞫分配鳳山洞仙驛未及配所杖毒敦
義門外物故卒逝

# 盧守愼傳

盧守愼字寡悔號蘇齋光山人也篤志學問以小學律身登癸卯科壯元爲吏曹佐郎乙巳禍作臺諫論啓削奪官爵丁未追論以爲守愼丁熿枉挾虛譽鼓煽浮薄竄逐順天尋移珍島公有詩曰天地之東國以南沃州城下數間庵有雞赦罪難醫病爲不忠臣不孝男客日三千五百幸生年乙亥丙辰慙汝盧守愼如無死報得君恩底事堪丁卯七月三公啓曰無辜被罪者亦察伸究政府東西壁六卿同議以啓傳曰如啓傳乙巳以後被罪人及弟盧守愼段學問精

移珎島詩

又啓曰

盧守愼

諸可備經筵勸講必能有補 聖學放送職牒叙用、
並下初拜典籍復入玉堂有詩曰二老實間世兩南
還一時如何孔顏樂變作誼原悲天上騎箕尾人間
死別離傷心玉堂月只照舊深知官至領議政卒前
言往行錄曰盧佐郎守愼寡悔吾及嘗問余子見學
問人乎余歷舉當世之志學者以對昔曰不然余曰
子則見何人曰李復古庶幾此問答在癸卯甲辰年
間追思之寡悔已於其時見得學問大段而余則但
知學問字而不知學問事也寡悔時年僅三十可謂
見得最也

收用傳旨

傳曰欲興太平之治必聚集人材與賢士共治爲置
中廟末年人材輩出而不幸有士林之禍死於非罪
其存者不多二十餘年竄謫之中猶不廢學問窮塞
禍患不爲變異者有之其人或年踰七十「指白仁傑
或有六十「指金鸞祥或近六十「指盧守愼柳希春頃
者遵先王遺意伸雪敍用復通仕路古之時賢者則
或擢授大官今此年老人學問之氣節俱合崇奬循
次用之恐或不及用之亦非待賢之道如此表表之
人不次擢用下吏曹凡指四人云

註夙興夜寐箴

先生在謫所嘗註夙興夜寐箴退溪與書云夙興夜

盧守愼

寐箴舊日亦嘗服膺而猶未知條理之密工程之嚴
若此其至也得見往解分章析句正義崇論㧞游肯
綮之處而獨到昭曠之原不勝服嘆慕於其間訓語
數處不無有疑僅為摘出而錄在別紙以取正焉

穌齋自銘

晦室先生自銘先生海陽之盧氏守慎其名寡悔其
字有號桑村乃其宗奎衡台座生五龍曾諱敬長祭
奉卿王考諱珝守貧成而殯諱鴻別提相外祖自華
季憲長正德乙亥後孟夏既望未時髮膚下青馬日
中兩舍外黑兔月陽巍科登卽冬修撰春司書秋入
騎省更直盧仁台在位半載強久添正言天曹郎曰

山未就授赤羔昇平沃州囙握節回且羈始安當孚
立台侍讀官特進直學及叅貳暫主薇垣復主舘次
年祈養得西原改命方伯仍笑奔白羊建寅釋餘疾
數旬迭冐院府首再盛玉堂再副銓尋承降旨掌銓
象推韓陳遠接使慈濟猶將舘伴備流火方暘秉文
柄水鷄翍漸議國政火樞還右黃虎遷金蛇暮啇禍
重迠謬宅殊肔僭踰多知止致仕悏惘加病乞骸骨
非一二宣至喉舌總三四憂虞惶慟辭七世忍爲生
存死返計扶曳徒遑麋鹿性作噩陂窮焉用領小事
糊塗或終累大意分明信無愧某年某月某日逝某
盧守愼 穌齋自銘

年某月某日瘞歛手足形是故全樂哉先丘西麓偏
題尺石曰暗至尚徒興歆幾芬苾廣陵老師女爲婦
陽城募弟子爲後有孫醇恪克扶持爰舉詩禮以付
之百代祀堂不絶蘆而令而後吾免夫

西厓記

豊原府院君左議政柳成龍記曰萬曆庚寅四月戊
寅日前議政府領議政暗室蘆先生卒于漢城東門
之寓舍子姪以其喪故卜得是年七月丙午葬于尚
州洑谷遠川丑坐未向之原先壠之側從治命也先
生年二十九登第既而流竄十九年而還晩被知
遇在相位前後十四年病居西樞者又一年坐微譴

去位遂卒先生嘗自爲銘歿後得之中衍中路終備
矣不敢更贅以他辭僅刻諸墓標之陰而畧叙其槩
于左俾來者乙酉六月二十二日朝講領議政盧守
愼啓曰逐臣等無論知與不知愛與不愛皆以爲過重然
天無終日之雷今過三年矣自上斟酌何如恐有後
悔上謂大司憲具鳳齡曰珥果巨奸乎卿直言之對
曰珥雖不至巨奸固輕率人也自是已見不听人言
本心則雖不欲誤國使之爲國則終必誤之矣文章
則有之領相曰珥好人倭已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
對策以常談浩汗出之矣
盧守愼

# 柳希春傳

名臣錄
海南人

柳希春字仁仲善山府人元本文化人也柳甫積都僉議賛成事之後也善州食邑遂爲州人公慱學強記趣向亦正登戊戌科乙巳禍作爲正言 仁廟疾已不可爲矣七月 仁廟昇遐 明廟循遺命入承大統先生惓惓於致君議諸同僚草急節十策獻于大殿及慈殿八月移司諫院正言先是刑曹判書尹任仁廟舅也與尹元老元衡兄弟構隙始與金安老謀害元老等安老旋敗元老等復用切齒於任斷必報之元老肆言任陰謀叵測多畜刺客將不利於大

柳希春

君以搖動文定文定大瞋由是大小尹之說盛行一
日具大司諫壽聃發言於經席 中廟震怒欲兩罪
之朝廷慮任偏中其禍固爭不可事遂中止而士林
惑於輔護東宮之言頗以任爲故有李煇者至宣言
當還授任政府議者知禍之未戢矣及仁廟賓天任
勢失小尹始欲釋憾以逞願一時賢人君子無可從
己者廣引貪功喜亂及不得志者之徒晝夜聚謀未
得求（疑爲）便以大司憲閔齊仁雁怯易動大司諫金光準
陰賊善害物陷之厚利元衡又遣其妾入內庭林文
定請下密旨以誘貪人結約既定是月二十一日齊

仁先準倡會于中學先生姓柳諱希春暨宋執義希登朴司諫光祐鄭掌令希登李掌令彥恍金持平磏閔持平起文白獻納仁傑金正言鸞祥皆來齊仁光準曰今之二三大臣爲慈殿所疑有密旨降于宰相某某家又有匿名書流言未已宮壼洶惧若不先發其端從輕善處則深恐事出他道貽禍國家雖知彼之曖昧揆以時勢不容悠悠而已也座中皆奮然曰此乃姦人構禍之事而我爲其所使殫劾以開端是正落其術中决不可忍爲也金公磏曰此非特爲尹任發也忠賢魚肉其基於此矣己卯之禍言之酸鼻

柳希春

而謂今之君子又踵衰負所爲乎宋公希奎曰戒則
雖寸唑吾骨而碎之有不從也先生言之尤恓切朴
公光姑鄭公希登白公仁傑金公尚祥聲色俱厲金
公韱則攘袂或起或坐怒氣勃勃李公彥忱閔公起
文唯仰天太息齊仁等悒惆終日竟不從而散邪黨
芑戶曹判書林百齡工曹判書許磁夜會于光化門
震駭惧事不濟嗾知中樞府事鄭順朋兵曹判書李
外詰朝請承政院上變告兩殿御忠順堂引宰相議
任及柳灌柳仁淑三人罪命竄任罷仁淑遞灌先生
與執義以下兩司引嫌啓曰臣等以爲三人雖有可

論之事當此主少國疑之時姦細之徒胥動浮言論
啓大臣甚非其時適以陷姦計而增士禍議不能一
而罷又不能即達於天聽請賜斥免不允翌日再辭
不允宋公希奎大言曰尹元衡主張密旨傳播外朝
惑人聽當首劾此姦明示天討而今日已迫曛暮門
將閉矣出納啓辭似非其時姑俟明日就職而後為
之未晚也先生與諸人良以為然遂皆退而白公仁
傑遲之獨留抗啓文定大怒下仁傑獄命盡罷希奎
等職先生與焉不旬日三人戕而大禍作矣二年九
月副提學鄭彥慤羅告良才驛謗書曰大加羅乙巳
柳希春

諸人徧管先生濟州初林百齡於崔夫人爲再從弟
而與先生又同縣聞先生授言職喜甚先一會數日
百齡以簡招先生坐中堂屏人語以密旨曰中宗
嘗欲易　世子二柳等陰沮止之到今多有不自安
之跡當舉正其罪且言上意嚴切若此順之則芳華
逆之則虀粉君獨不爲老親計乎先生聞一言勃然
變色不交一拜而起百齡氣索送先生至門內再三
屬耳戒毋泄其言先生亦不應百齡心膽盡墜罷會
之夕遣其九齡刺問始末先生方對丁舍人熿共論
時事接九齡殊草草又不語其事曲折九齡怒拂衣

去百嶺曰抵其家則杜門不見矣百嶺大恨之先生
寓舍與金先準之居相比先準密語先生曰宮中驚
疑於三人久矣爲臺諫者不可不奉承其意先生盛
氣責之曰　仁廟在殯肉未及寒今若起大獄戕殺
勳舊則非惟大傷國體其於嗣君之德得無累乎先
準猥曰此乃慈殿所爲與主上不相關於君德何累
之有及宋公希奎南故先準具饌之并邀先生謂先
生曰曩者君雖痛慨亦何所補哉使從吾言必不至
如今日之甚也無狀如此蓋先生以孤身宦京師直
道而行不隨人俯仰士禍之始百嶺以鄉曲居要地
柳希春

力欲汲引以爲助使先生一言資之則立取隆顯矣
而先生惟知殉身爲國不以死生榮辱變其所守其
與百嶺先準語也不少降以自貶危言正色直發其
肺腑而剖擊之先生之受禍固其所也是後群憾合
勢必欲置先生死地以濟州去家鄉不遠移配鍾城
三二月至謫所先生處困遂忘安之若命方且覃思
著述口誦手抄夜以繼日胷中之氣沖如也六鎮邊
靺鞨俗尚弓馬少識字者先生至聞先生之風頗學
者衆先生回村誘掖教詔諄悉遠邇爭趍户外恒滿
至季年文學彬彬焉乙丑歲　明廟二十年也在位

久聖治日新曰公論放黜尹元衡稍雪乙巳被罪人
命移恩津縣丁卯三公啓先生學問該博可備經筵
勸講必能有補聖學終至資憲大夫大提學贈左贊
成

柳希春

聯帝春

故欲因刻以為助使先生一言資之用以取隆顯矣
而先生非知我鄙卑為國不過取法學齊魯所好矣
與爾以先生學說從不以自欺危者且邑宜發其
郁輔而能學之先生之受禍固其所也畏後群嘗合
勢交欲置先生既以論州之家為之遂移能鎮撫
三十日至論所先生病固遂而安之若命於且卑恩
疲諸口稱手此病以繼日肯中之存如也大難遂
繼講學論有補聖學發家於眾太夫夫後學贈之資
餘春風澤縣下卯三年徵為先生學問益博可稱會遂
參書治且新回今論放鬥夫元術指書已卯澳其人